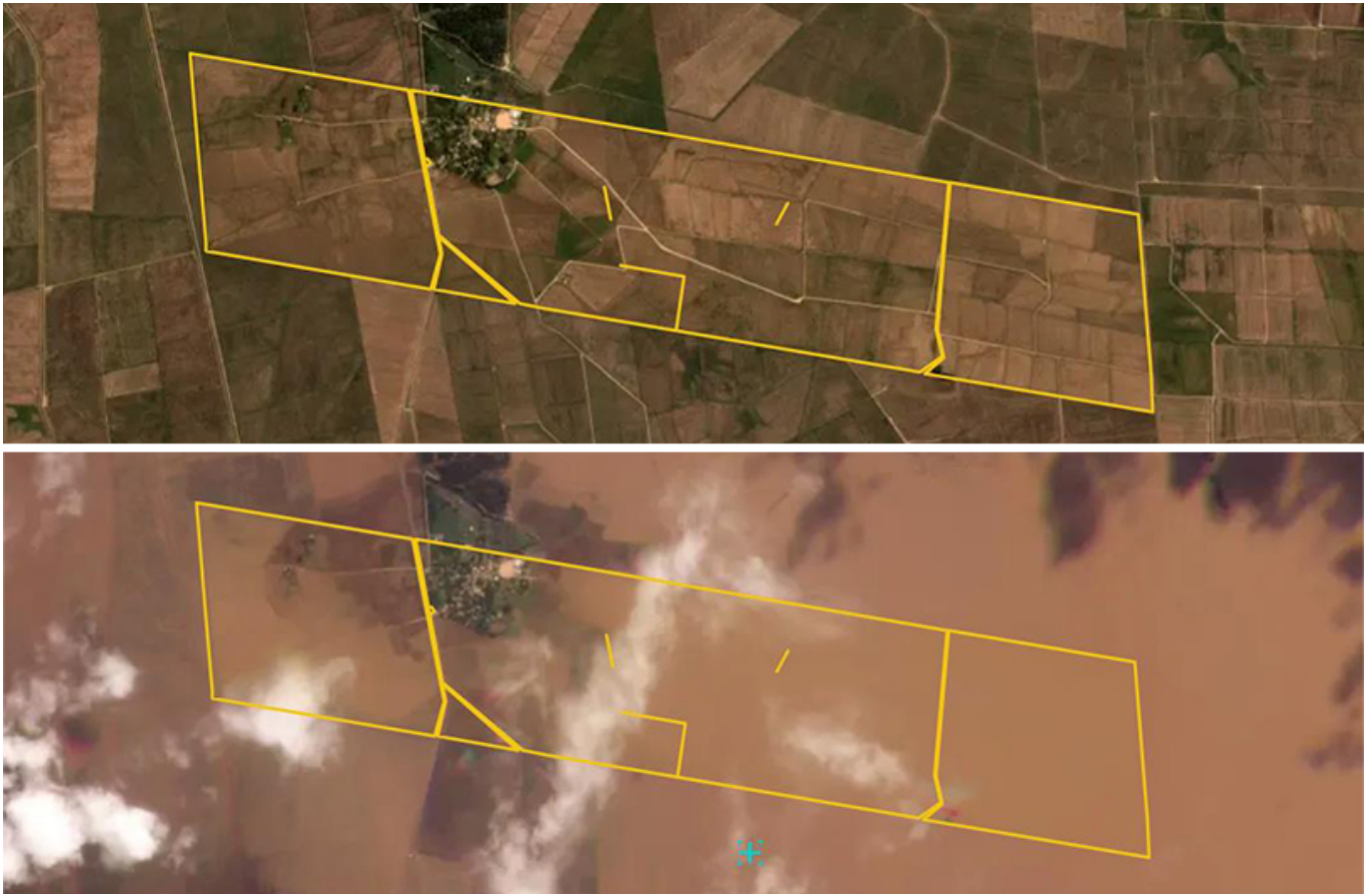


2024年第22期新闻稿：巴西的紧缩政策与气候灾难洪流



若西莫牧师定居点（Padre Josimo Settlement）洪水前后对比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4月28日起，暴雨、强风和大范围洪水袭击了巴西南部的南里奥格兰德州，造成160多人死亡，230万人受灾。洪水一涨再涨，冲过房屋和田地。在这个巴西**水稻生产第一大州**和农业强州，洪水不仅冲毁了房屋和人们的记忆，还冲毁了许多农作物，其影响可能会波及全国。

气象机构和官员以惊人的精确度**预报了**天气事件。洪灾发生一周后，专家们指出异常降雨是主要原因。气象预报机构 MetSul 的总经理埃斯塔尔·西亚斯**写道**，这并非“只是一次特大暴雨”，而是“一次气象事件，用来形容它的全都是异乎寻常（extraordinary）、非同一般（exceptional）等程度最深的词。”她写道，这场看起来无休止的降雨“荒谬而离奇地有别于正常情况。”巴西这一地区需要很长时间

才能从洪灾中恢复过来。

遭遇洪水的有几个巴西农村劳动者组织（MST）的营地和定居点。上个月，为纪念该组织成立40周年，我们**出版**了一期汇编。该组织**诞生**于南里奥格兰德州的土地斗争，在那里一直保持着强大存在。该州已成为MST生态农业稻米生产中心。我们在汇编中说过，去年10月至12月，其向加沙地带捐赠的**13吨**粮食以及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向有需要的社区所捐赠的**6000多吨**粮食也都产自这同一片农田。洪水毁坏了其中许多田地以及收成加工设施。阿波罗尼奥·德·卡瓦略定居点（Apolônio de Carvalho）和高乔综合定居点（Integração Gaúcha）等MST定居点的居民损失惨重。

本期新闻稿刊载的图片来自巴西国家殖民化和土地改革研究所（INCRA）的一份报告。该报告使用了巴西司法和公共安全部“巴西智能型可持续农业气候模块计划”（**Brazil M.A.I.S. Programme**）提供的卫星图片，显示了洪水之前MST的一些土地，现在这些土地已被淹没，洪水将有毒物质冲入土壤。MST的救灾工作不仅关注该组织成员，也关注该地区面对躲不过的洪水上涨而失去了一切的人们。如果您希望协助MST开展抗洪救灾工作并重建定居点，请[点击此处](#)。



圣玛丽亚定居点（Santa Maria Settlement）洪水前后对比

去年，在南里奥格兰德州首府阿雷格里港遭受了一次不太严重的洪灾之后，巴西建筑师米玛·费尔特林根据水文学教授卡洛斯·图奇的研究成果，**警告说**该州即将面临洪水泛滥的风险，其严重程度相当于或超过1941年和1967年的历史性洪水。图奇和费尔特林等学者的分析一再警告碳排放所致气候变化对全世界的影响和迫在眉睫的威胁，以及否认气候变化的鲁莽政客所定政策之缺陷。

2023年，南里奥格兰德州洪水暴涨，同样遭遇洪水的有利比亚德尔纳、希腊中部、中国南方、美国内华达州南部和土耳其东北部。对这些洪灾的直接解释是由碳排放所致气候变化造成的，而全球北方国家政府拒绝控制其过量的碳排放又加剧了气候变化。但更充分的理由是，气候灾难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不计后果发展的产物，特别是位于意料中较危险居住区域内的城市（如建在紧邻红树林被毁和管理不善的河流或长期干旱的森林边缘的低地沿海定居点）。环境监管机构资金严重不足，维护和振兴对保护人们免受不利气候事件影响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的预算被蓄意削减，加剧了这种不计后果的发展。例如，利比亚在2011年被北约的猛烈轰炸摧毁并陷入混乱和腐败，忽视了德尔纳摇摇欲坠的水坝，随后发生**洪灾**。过去几十年来，巴西南部也同样存在这种忽视。



西诺定居点（**Sino Settlement**）洪水前后对比

阿雷格里港最近两任市长在任期内破坏了其政府的基本制度，分别是纳尔逊·马尔切桑·茹尼奥尔（任期：2017—2021）和塞巴斯蒂昂·梅洛（任期：2021年至今），以及南里奥格兰德州州长爱德华多·莱特（任期：2019年至2022年3月，以及2023年1月至今）。例如，作为极右翼总统博索纳罗（任期：2019—2022）推行的反环境议程的一部分，州长莱特**破坏了**该州环境法规中一共480条规定。与此同时，市长茹尼奥尔**忽视了**需要为防洪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包括翻新作为阿雷格里港排水系统核心的13个泵房，他的政府还**关闭了**整个暴雨排水系统部（DEP），该部门成立于1973年，负责管理排水系统。茹尼奥尔和梅洛及其前任若泽·福图纳蒂分别削减了污水处理和供水系统管理部门的员工人数。

莱特、茹尼奥尔和梅洛等人漠视大多数民众，却极为看重富人及其西方投资者阶层朋友的海外银行账户。是巴西企业巨头成就了这些人，而企业巨头的利益则因自由研究所（Instituto Liberal）等团体而得以巩固。该研究所成立于1983年，旨在推广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巩固企业巨头利益的还有军事独裁政权（1964—1985）的知识分子，如当时的计划和经济协调部前后两任部长罗伯托·坎波斯和埃利奥·贝尔特朗。巴西前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任期：1995—2003）将这些思想带入主流，他的“国家机器改革计划”（Plan for the Reform of the State Apparatus, 1995年）利用“现代化”思想破坏国家机构，并开始了伊莱恩·罗塞蒂·贝林教授所说的“永久性财政调整”时期。卡多佐、莱特、茹尼奥尔和梅洛都是“紧缩派”，是反人类之反革命的拥趸。



塞佩追随者定居点（**Filhos de Sepé Settlement**）洪水前后对比

当灾难降临，正如南里奥格兰德州的情况，这些新自由主义官员很快就把责任归咎于气候变化，仿佛不可避免，不怪他们。然而，在气候问题上，这些人却最先跳出来推进化石燃料企业的计划，推行相当于否认气候变化的观点和政策。他们的否定论并非植根于科学，而是植根于阶级利益，将大企业置于人类和地球之上。他们没有任何科学论据来解释气候灾难，因为否定论没有科学依据，否定论的目的是确保财富向上分配，完全不顾地球死活。



1968到1980年，巴西诗人马里奥·金塔纳（1906—1994）一直住在阿雷格里港的马杰斯蒂克酒店（Majestic Hotel），在那里写下了他称之为“简单事物”（“simple things”）的优美诗篇。在金塔纳去世前不久，他的支持者和朋友在该酒店创建了马里奥·金塔纳文化之家（Casa de Cultura Mário Quintana），州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购买、修复了该酒店，将其改造为文化中心。这家酒店曾是金塔纳的家，现在成为作家和艺术家展示作品的圣地。今年的洪水将其淹没。

1976年，金塔纳在这家酒店创作了《大洪水》（A Grande Enchente），灵感来自1941年和1967年的洪水：

奥菲利娅和亡犬之尸

暂时停留在我们门前，
但永远听任漩涡的摆布，
将继续沿着不定路线前行。

当水涨到最高处的窗户时，
我将把火焰玫瑰绘在我们黄色的脸上。
未来会怎样又有什么关系？
疯子被饶恕一切
并允许自己做任何事。

让我们启航吧，神之灵。
我们在水上滑行。
有人说我们只是浮云。
还有少数人说，我们正在逐渐死去，
但我看不到，下面的亡者。

我徒劳地环顾四周。
从生命之初到最后之日，
朋友们，你们在哪里？
我们必须，我们必须，我们必须继续在一起。
于是，在最后一个稀释的念头中，
我觉得我的呼喊不过是风的喘息。

热忱的，

Vijay